

文化杂谈

诗的断想

赵宏宇

一、关于意象
意就是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包括情感观念甚至是不清的意识。象义称万象。是指宇宙间一切事物。太极生两翼，两翼生四象，东西南北自然星宿无所不包。诗歌不能没有意象。有意无象不行。如一首诗这样写，中华民族要崛起/广大同学要努力/只要为国做贡献/我们才算有出息。乏味难咽。有象无意也不行。如一首诗这样写，碧绿的树/荒原缤纷/河流路/云雾缥缈。不知所写为何。我在《流沙坠简》中写到，水在指缝流出/怎么也不能流水成河/那只鸟一直啄我的心/她真的渴了。象是：水、指缝、流、那只鸟、啄、我的心、渴了等多个。意是：时间流逝，我们不能还原历史，预知未来，个人的经历多么辉煌也不能单独汇成历史长河，可是心中的个人欲望及民族复兴的理想之鸟一直在说，让我飞翔吧。这些例子说明，意象是非常重要的，有意象才有语境才有意境，那些罗列的文字才有意思。

二、关于维度
我们生存的空间是上下左右前后六维加上时间为七维。一句或者一段诗有多重含义，多个指向。平面像一幅画，三维像3D电影，不拘一格。多维才能多容

才能多义。如《流沙坠简》：太阳一样的光芒/江山一样的重量……一缕清风/敦煌成沙/晨星流萤/胡杨琴歌。汉简的出土无论是书法艺术上还是在考古意义上都是举世无双的，更可贵的是汉简展现了汉代雄风及生活战争文化各个方面，只有阳光和江山才切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缕清风吹皱沙丘的敦煌，在晨星暗弱的早晨一颗流星划过，孤独的胡杨树旁传来马头琴声和男人的低吟。可是一缕清风敦煌就能成沙吗，那是2000多年怎样的沧海桑田变化呀。更感叹物非人非，熙攘之地一片孤寂。但多维不是没有方向，不是随意填塞。学雪花那么多角，那么立体，那么有规律，充满美感与神奇。否则就是一锅粥，混沌未开。

三、关于自我与广大
人是自我的，概莫能外。诗要写自己的感受，才能有新意。一杯酒，说它浓郁芳香，回味无穷，不会品酒的我是难以体会的。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穷苦的6岁孩子，在海滩上捡到一个亮晶晶的多角的玻璃碎片，他把碎片对着太阳，多彩的阳光就照在他的脸上，他把碎片小心地放在破衣袋里，常常拿出来对着太阳看，特别是饥饿的时候。没人太注意独自一人看玻璃片的小男孩。一天，人们在垃

圾旁发现了死去的小男孩，他的手紧攥着，有人掰开手，发现了那个玻璃片。100多年过去了，那个小小的玻璃碎片一直被珍藏着。看后没法哭泣，没法吼叫，心情不能言表。那孩子多么自我，然而这不就是诗吗，那玻璃碎片不就是诗吗。

常说，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共同的遗传基因注定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自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无病呻吟编造的自我。只有自然的自我才能通人气。如果诗人不能用知识武装自己，不能突破小我展现大我，就不能广大，诗歌就是文字积木，充其量是一堆荷尔蒙。如著名诗人于耀江的《一代人》：三十年前不在同一个历史现场/我们是单个的我们/三十年后的篝火烧红了/没刺的刺猬相互取暖。没有矫情的自我，诗句平凡却奇绝广大人心。

诗只唯真，不屑假，只为善，不涉恶，只唯美，不罚丑。写诗不是坚持，带上一堆赘肉走人生的路程。诗是有历史感的诗，不是有诗味的历史；是有哲理的诗，不是有诗味的哲学；是有生活的诗，不是有诗味的生活写真。诗把阳光变成赤橙黄绿青蓝紫，生活又把赤橙黄绿青蓝紫变成阳光。没有诗，人们照样吃饭，可是没有诗怎么进行一场高雅的爱情。



悠游(国画) 裴进堂

打包

孙道荣

春节期间，从杭州赶到宜兴参加一个亲戚孩子的婚礼。亲戚和我一样，是安徽人，在宜兴做小生意，如今在宜兴安家落户了。

来参加婚礼的，除了宜兴本地客人之外，还有不少亲朋，来自安徽老家的乡下。亲戚包了辆大巴，将安徽的亲朋，都接到宜兴来了。能在异地他乡见到这么多乡亲，让我意外而开心。

应亲戚之邀，我还担任了证婚人。证婚人一般都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坚辞未果，只好挑起重担。上台证婚时，我特地用了安徽家乡的方言，我希望新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别忘了自己的根。我的土话，让来自安徽老家的乡亲，感到特别亲切，他们一次次鼓掌。

婚宴正式开始。我坐的这桌，都是家家的亲朋。酒宴很丰盛，一个盘子，叠着另一个盘子，码得跟小山似的。大家一边尽情喝酒，一边聊家乡的变化。我也顺便向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些年来在杭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每个人都红光满面。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婚宴已近尾声，有的客人已经起身告辞。不知道是年饱，还是酒席太丰盛了，酒桌上的不少菜，几乎都没怎么动，有一道红烧蹄膀，完好无损，还有一盘羊肉膏，剩了大半盘。我极力劝大家多吃点，乡亲们也都直摇头，吃饱了，吃饱了。

见状，我招手喊来了服务员，对她说，帮我拿几个饭盒来。

一会儿，服务员拿来了两个饭盒。我站起来看看众乡亲，对大家说，既然没人吃，那我就打包了。

闻声，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移向我。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同乡，扯了扯我的衣角，轻声提醒我，你非要打包啊？这、这个不太好吧，多难看啊。

我笑笑，浪费掉了才可惜呢。本来不想解释，想想，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家养了条小狗，最喜欢吃肉和啃骨头了，这个蹄膀，够它打几天牙祭了。

在大家的注视下，我将那盘蹄膀和羊肉膏，统统打包了。

下午赶回杭州。亲戚送我走的时候，迟疑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小声问我，听说你打包了？

我点点头。

亲戚叹了口气，你真打包了啊。好几个乡亲跟我提了这事，我还不相信。

我再次点点头，我是打了两个包啊，有什么问题吗？

亲戚摇摇头，又叹了口气，乡亲们都知道你在杭州工作，认为你混得不错，给乡亲们长脸了。没想到，饭桌上的剩菜，你却打包了。这让乡亲们怎样看你啊？大家都在议论这事。再说了，今天你还是堂堂的证婚人呢。

亲戚沉默了。我也无语了。我没有想到，饭桌上打个包，会惹出这些事。

现代诗坛

清晨，行走在雾中(外二首)

梁小静

1
如白纱，擦拭城市最后一层黑
一颗露珠的光亮，渐渐扩散到了
楼房的直角

它曾在日出前的河流中涤荡自己
晾晒中它越来越透明，更多光线
渗透下来

堆叠在云朵的包裹中
它们飘远，越来越亮

整座开封，像打开的盒子
裸露在一片光芒之中

2
是这样，似乎又不是
白色的雾气，吞噬了日出的白

身边行驶的车与人
消失在十几米外的那片混沌中
十米一步的混沌让我不解
明明踏入一片光亮
走过十米，回过头视野中重归混沌
似乎刚刚有一个世界
在我面前打开，又在背后合上
加速的白与夜，混淆了梦和现实

也许是那样，是拧出水的白纱留
下的褶皱
我只是行走在
它铺展得不均匀的一浓一淡中

红帽
走着走着

一盖盖小红帽浮往空中
灯亮了
红茸茸的光晕
覆在你淡褐色的头发上
你在夜色中鲜明起来
某种回忆，不知不觉
又模糊了你
单数的人
在梦中，我知道的
你何必印证它
来第二次伤害我
单数的人，停留在
过去时的封闭宫殿中
晨雾在消散，在半明的林中
是她，渐渐被新鲜的问候忘掉

新，描绘美好梦想；欢度春节，短信承载吉祥，这里面，充盈的是力量 and 希望……

报春的短信送来春天的信息。一位曾经得过《诗刊》年度奖的诗人，尽管因为生计已经很久不再写诗，发来的短信里依旧诗意浓浓：“园里梅花离开有半月，燕子归来有廿日，接下来尘土带来清水，路途走来欢喜。”经过长长的等待，温暖的春天就要来了，短信勾勒出温馨的景象，让人欣慰不已。“二三鞭炮入窗来，评说新春序幕开。”在春天用短信传祝福，传递出新的气象，也传递出对新的美丽人生的渴望。短信声声，无论你信不信，不早一步，不迟一步的春天，真的就在祝福和期盼声中来到。

我至今还保留着这样一条短信：“用灵敏而想象丰富的功能键，选择花朵芬芳的语言，在惊喜或春雨的日程上，我给春天发一条短信。孟浩然的《春晓》，门德尔松的《春之声》，都是不经意间删除的警告。完成编辑锁定选项然后，就用我满格的信号，成功发送！”

“最快捷的，莫过于一年一度芳草绿，莫过于倾听年轮的呼吸。”春天就要来了，华丽盛大的舞会就要开始了。让我们借着短信的祝福和牵挂，从现在开始，踏上思想的旋转木马，在春天的原野上飞奔，把自己开进春天的深处吧。

任崇喜
风，一声暖暖的问候，一句美美的祝愿，一条深情的短信，“愿我的祝福穿越皑皑白雪，抵达你温暖的心灵”，“旧年的夕阳孕育着新春的生机，昔日的关照送走了过去的日子”……“常感相识之缘，常忆朋友之情，常念相助之恩，常怀感恩之心”，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

报春的短信带来祝福。“新纳吉，年添福，春赛泰，节欢度。”这是古城西安一位编辑老师的祝福，简洁明快。“楚汉争雄，文有气可花，常被宴请表示还有身价，常有约会表示年龄不大，常收短信表示有人牵挂。”虽然这样的话有些直白，但溢满了真切的牵挂之情。仅除夕和大年初一我收到的200多条短信，西至西域风情的青海贵德，东至海派文化的上海滩，南至椰风浓郁的海口，北至白山黑水的黑龙江，佳木斯，涉及安徽、山西、陕西、江苏、湖南、河北、甘肃、北京等20多个省区。无论距离远近，见与不见，来与不来，一条条看不见的电波，通过短信把两颗心连在了一起。“一朵莹莹的雪花，一个甜甜的微笑，一缕轻轻的春

以住楼下。哥嫂也住楼下，苗苗还跟父母睡，晶晶住我们对面。你平常如果有什么，我不在，就让晶晶帮你去拿。”进了空调屋子，感觉暖和起来，终于可以脱掉厚重的羽绒服。陆励成问：“睡了吗？”我指着墙上的表：“你开玩笑吗？这么早，我睡不着，你呢？”“我平常一两点睡都很正常。”没电视，没电脑，没网络，两个城市人面面相觑。彼此瞪了一会儿，陆励成转身去书房里找了一会儿，拿出一副象棋：“你会吗？”“我三岁就看我爸下棋了。”两人盘腿坐到床上，准备开始厮杀，我一边放棋子，一边问：“你家的浴室很特别，是你弄的吗？”“我只是提出要求，盖房子的时候要有个浴室，具体执行的是师傅。听他说原本的设计是放在屋子里的，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建成了放在屋子旁边，大概是为了排水方便。”他请我先走，我没客气，当头炮架起，他把马跃上，守住自己的卒。我开始折腾自己的车，老爸的口头禅是：“三步不出车，死棋！”陆励成却没管我的动作，开始飞象，上仕。根据老爸的话，这种下棋方法的人要么很牛，要么很臭，陆励成应该是属于第一种了，我开始提高警惕，全力以赴。

二十分钟后，我可置信地瞪着棋盘，陆励成郁闷地说：“我已经被你将死了，你还有什么？”“你在故意让我吗？”陆励成摇头，我点头：“我也想是，你又不是什么绅士君子。”“喂，喂！”陆励成提醒我，不要大放肆。

我终于确定自己赢了，刚想哈哈大笑，想起别人都在睡觉，只能压着声音窃笑。我赢了陆励成！我赢了陆励成耶！

陆励成闲闲地说：“小人得志的现场版。”

“哼！我就当你是嫉妒。你说，你这么狡猾阴险，怎么会下不好象棋呢？”

陆励成盯着我，我立即改口：“我是说你这么聪明机智。”

他似笑非笑地说：“你是不是对我的印象很负面？”

我本来想嘻嘻哈哈地回答他，可突然发觉他的眼神很认真，我不敢乱开玩笑，老实地说：“以前有点，现在没有了。其实，最近一直在麻烦你，我很感谢你。”

两个人轻轻地摸进屋子，他指着一个房间问：“我妈腿脚不方便，所

为她又叫了一杯啤酒。

“我叫林若兰，我爱的那个男人叫徐世炜，他一直去看你的博客，他说他很欣赏你……”

13
是在12年前，19岁的林若兰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

她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里，风景很美，天蓝水清的。

在人校的第一天，她交了一个朋友，名叫柳枝。

柳枝比林若兰大两岁，父母都是收藏古玩字画的人，从小就耳濡目染，她对字画特别感兴趣，而且还有研究，简直到了着迷的地步。闲暇时总会逛大大小小的画展，现在，她正把目光转移到了国外的作品上。家里收藏的一件中国古字画琳琅满目，随便拿出一件，她都能滔滔不绝地说上两个小时。

那时的林若兰话不多，单纯得像一张白纸，柳枝经常带着她去看画展，她是去看热闹的，柳枝是去寻找宝贝的。

那天柳枝带着林若兰参观一个美国当代艺术画展，还没有进画廊，柳枝就说：“我的钱包又在跳舞了。”

像往常一样，她们各看各的。

当林若兰看到一幅画时，眼睛怎么也移不开了，它被摆在一个角落里，很不起眼，林若兰被那幅画吸引住了，它并不如其他的画那么明媚而耀眼，反而略显朴实清新。

“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有一个温和的声音把她从画中拉了回来。

林若兰满面慌乱地看着眼前的那个男人，他的眼神里像是有着慈祥的父爱，但他应该是一个不超过30岁的男人，个子高高的。

经他这么一提，林若兰把这幅画的每一个细节都认真地搜寻了一遍，没有任何名字，一点提示也没有，只有一串字母，那是画家的签名。

“你想为它起个名字吗？”那男人的声音温暖得让林若兰有点心醉。

“我觉得没有合适的名字能形容它。”林若兰想了想，尴尬地笑了笑。

“有时我也这样觉得，每看到一幅心爱的画，总希望它能有名字，但却根本没有合适的。”那男人笑了笑，嘴角浮起一丝浅笑，就像微风抚弄水面般轻柔，“我发现你在这幅画面前有二十多分钟了，别人几乎都不注意它，很少有人能这么安静地站在一幅画前这么久。”

林若兰不禁有些惊讶，她没想到竟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分钟。

林若兰见柳含烟坐回了对面，就

</